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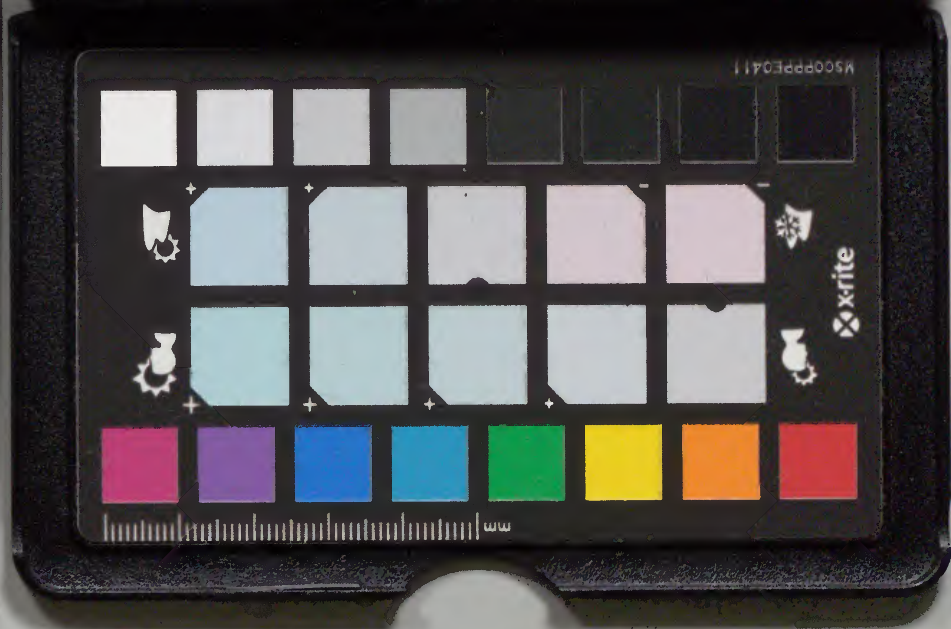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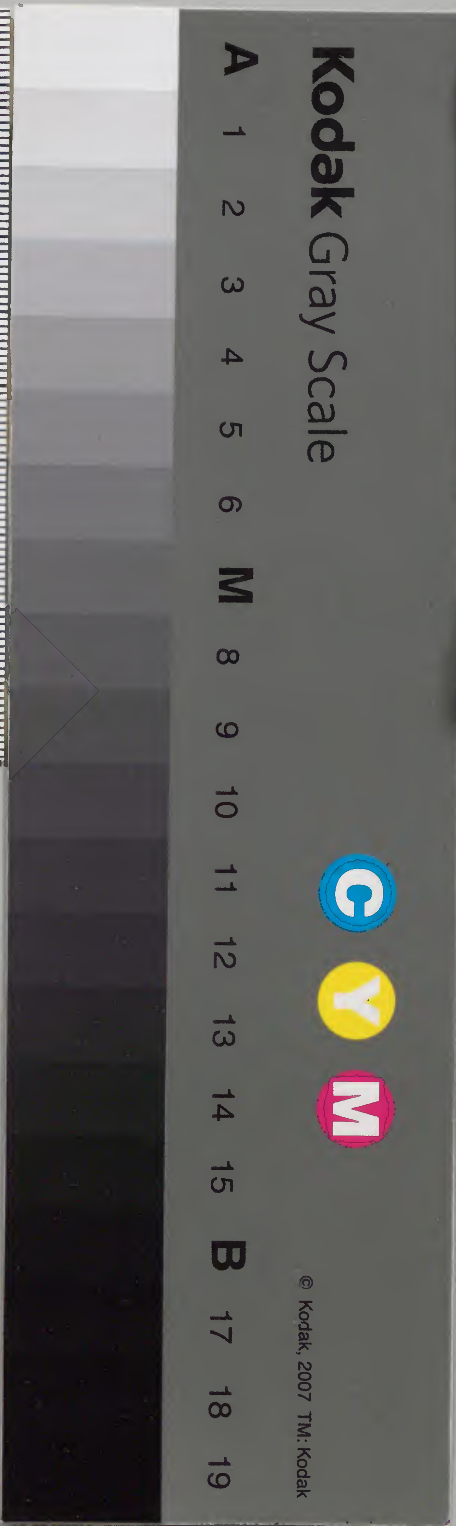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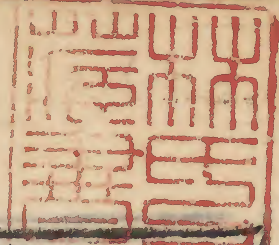
二十統

漢書門			
類	八	函	二
號	一	〇	一
冊	〇	二	〇

內閣文庫			
類	八	冊	二
號	一	〇	〇
函	二	〇	三
架	七	〇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8
冊數	20 (20)	
函號	310	130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下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正烏巨道行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世竒首座

給事馮楫居士

開福寧禪師法嗣

大瀉善果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方廣深禪師

淨居尼惠溫禪師

紫雲山法賢禪師

靈巖法賢禪師

六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南巖勝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南修造禪師

龍圖王蕭居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教忠彌光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子言庵主

尚書莫將居士

東林道顏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大瀉景暈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竹原宗元庵主

淨居尼妙道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育王德光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靈巖了性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雪峰蘊聞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近禮侍者

資壽尼妙總禪師

參政李邴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淨慈師一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大瀉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且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辯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齊色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郊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忠業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為守緣禪師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雙林德用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

薦福休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彦岑禪師

狼山慧温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報恩成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大瀉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璉禪師

道林淵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石亭祖璿禪師

何山然首座

大瀉行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霜宗鑒禪師

石頭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法石慧空禪師

淨慈曇密禪師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彦充禪師

智者直慈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劔門安分庵主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逮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

乾元宗穎禪師

開善謙禪師法嗣

吳十三道人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

三峯印禪師

大瀉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消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成都史氏子
 初依大慈宗雅
 心醉楞嚴
 逾五秋南游
 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
 即以平時所得
 白佛眼
 眼曰汝解心已極
 但欠著力
 開眼耳
 遂俛職堂司
 一日侍立次問
 云絕對待時如何
 眼曰如汝僧堂中
 白椎相似
 師罔措
 服至晚
 抵堂司師理前話
 眼曰閑言語
 師於言下大悟
 政和末出世和
 之天寧
 妻遷名刹
 紹興間奉詔
 開山
 鴈蕩能仁
 時真歇居江
 心
 聞師至
 恐緣法未熟
 特過江迎歸
 方丈
 大展九拜
 以誘溫人
 由是翕然歸敬
 未視篆
 其徒懼行規法
 深夜放火
 鞠為瓦礫之
 墟
 師竟就樹縛屋
 陞座示眾云
 愛閑不打鼓
 山鼓投老來看鴈
 蕩山
 傑閣危樓
 渾不見
 谿邊茆屋兩三間
 還有共相出手者
 麼
 喝一喝下座
 聽法檀旃
 併力營建
 未幾復成寶坊
 次補江心上

九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成都史氏子
 初依大慈宗雅
 心醉楞嚴
 逾五秋南游
 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
 即以平時所得
 白佛眼
 眼曰汝解心已極
 但欠著力
 開眼耳
 遂俛職堂司
 一日侍立次問
 云絕對待時如何
 眼曰如汝僧堂中
 白椎相似
 師罔措
 服至晚
 抵堂司師理前話
 眼曰閑言語
 師於言下大悟
 政和末出世和
 之天寧
 妻遷名刹
 紹興間奉詔
 開山
 鴈蕩能仁
 時真歇居江
 心
 聞師至
 恐緣法未熟
 特過江迎歸
 方丈
 大展九拜
 以誘溫人
 由是翕然歸敬
 未視篆
 其徒懼行規法
 深夜放火
 鞠為瓦礫之
 墟
 師竟就樹縛屋
 陞座示眾云
 愛閑不打鼓
 山鼓投老來看鴈
 蕩山
 傑閣危樓
 渾不見
 谿邊茆屋兩三間
 還有共相出手者
 麼
 喝一喝下座
 聽法檀旃
 併力營建
 未幾復成寶坊
 次補江心上

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輓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
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
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
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
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
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
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
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
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
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
知有向上事又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
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

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
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
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
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
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
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
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
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地咬怕見
斷井索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
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猴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
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待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獅

五
三
七
猿。破。糊。猿。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擊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與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耶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齧。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蕨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九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鑽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櫻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耶。鄴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

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
露日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
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
曰闍黎有許多工夫以爲其師木人雙手同被縛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
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
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
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未後
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
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
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
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
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

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
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
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
便捧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椽千種
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
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
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
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
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
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
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

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
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
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
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
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
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椽用不到
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
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
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毫絕毫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
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
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
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且行者擊
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偈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
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
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
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
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
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
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
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
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加趺
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
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
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
雲冉冉源無別沆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
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
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
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
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志
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
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
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
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己彼此

事辨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
解脫上堂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點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
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
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茆茨屋脊
漏雨打閣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
燈上
座聞之有省後
住發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
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
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白拈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
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
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
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

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眾也須識取。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

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乱道，遂將一擲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菴禪師圓
顛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
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
聲箏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
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
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
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櫓回頭別有
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
免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
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
若見便與一擲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
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
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

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
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
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
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曾曰汝等當觀吾紫磨
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
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
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
備脫萬機前曰秋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重鷓鴣啼處百華
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啻啣漢作廢曰嫩竹搖金風細細
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滿
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
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

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裏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若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闍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闍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槌曾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

懨懨洛陽峰畔垂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挽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猴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

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
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
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
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
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
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問措師喝
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
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
不在若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
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
身遠拊公背曰好灑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

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
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
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巧祠
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
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問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
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
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
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
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囑恁剌娑
不恁麼也不得恁剌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囑恁剌娑
婆訶慧印之以渴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

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頰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龍亢重

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取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秣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瀉山呵呵大笑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器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

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磴明日磴磴死生到來作甚折令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

坐卧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往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為伴泉鳥匹颯颯清

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
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
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
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
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
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
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
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牀子受
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
他時異日闍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
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

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
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
何師曰橫按鎊鄒金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
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
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
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
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
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
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
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
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
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

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
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
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
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
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
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
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
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
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
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覩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
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
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

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
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
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
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
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
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髻髻揚州藥山峇來
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
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
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
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致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
為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
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

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
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
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
裏坐娑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裏一步恁
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
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
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露卷雲收山嶽靜楚
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
示教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
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
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消潔有甘泉

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造者濃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
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
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
決心要堂使其向一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
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
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荅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
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蒲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
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
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
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

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

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着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

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寺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干氏。父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

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躑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

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
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眾無門之門作麼生
入良文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
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真實如是增上慢人
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獄鷲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
消得但願宮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
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攪匙老鼠不咬甌草山家
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
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
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
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
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

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
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
僧近前曰喏喏師曰棍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
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
何是法師曰黃綸幼婦外孫壘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
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
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
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
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
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
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

里結庵於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
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女彌光
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荅光以詩
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
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
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
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
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
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筴劈脊連打三下
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
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
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
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

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劔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
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
漢巖頭大師向羗峰頂上擎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
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曾襟當等
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
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
前街後街迤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
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
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
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
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齋室
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
領布衫重七斤灑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

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垂踈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祖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

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怕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怕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怕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擊一轉話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磔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排排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

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入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鎧。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鎧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挑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而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磬便喝曰：此是第幾義父。叅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着。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

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磬便喝曰：此是第幾義父。叅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着。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

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根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闕。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林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柳粟橫擔。

建寧府開前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頌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

村

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士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壁立千仞。壁立千仞。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花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

一句作廢生道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
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
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
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
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
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
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
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者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
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
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
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

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
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
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
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
適大慧頌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
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
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
嶽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
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
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籙其或未

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纒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常州華藏。涿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

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底。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禹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撫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流。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抵結舌。有分何故。

入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筴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筴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嘴慧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大馮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直須師子齧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王泉雲懿禪師，又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任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

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窿，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王泉爲衆拈出。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

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瀨病鳥棲蘆若是王
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
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
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
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
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
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
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
道得箇不會師詔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
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
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

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
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
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
家拽杷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
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
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鷄雖活如死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
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啣漢無端將祖父田
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
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迤相鈍置何
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既闍婆王曾奏
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

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特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與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剗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

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綉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

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靈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燈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透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

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瀉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慵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曾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

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菴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柟檀叢林。柟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廬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衣皮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

皮師曰。嘉眉果。閻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私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入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

皮殼一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矣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

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肩已前墮坑落漚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祖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噫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噓噫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

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道入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柰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
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
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特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
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
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
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
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

似抱賊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
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
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
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
公文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
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
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云纔涉

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
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
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
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
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
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
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
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
倒入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荅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
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
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依人得汾陽室。始到浮
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

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
學者仰如星斗。公闕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
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
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
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
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
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
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
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
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
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

日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得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鷄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工然得公設心六度，不為

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眾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
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
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
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
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
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
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荅備悉深旨某自驗
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留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
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
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
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
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

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
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父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
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
公擬荅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
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
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
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鑲骨趙州親見老南泉
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鑲骨堪與人
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
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下
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

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
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
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
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
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
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牒。
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
一舉一回新。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
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
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

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
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
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
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歧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
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
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
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
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
底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敲便斷也未。是大丈夫。
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
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

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
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
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
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
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狸價增十倍驪龍領下
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掇
曾未是苦在上堂飯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
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敲定牙
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
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
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惡

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
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
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
解辨龍虵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
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
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敲定牙
關踉跳也出他圈穢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
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
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
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
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
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

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魚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撓舞掉，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特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狐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特如何。

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蚯蚓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凉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

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廢去猶是半提作廢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觸髅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揚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齊川和尚爲落髮

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搔著便言天合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三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乘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
界會十世古今都盡在裏許畧畧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
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鼉鼉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
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
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
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瀉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且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
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
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
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剗瘡
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

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
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
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
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
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
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為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
佛性為座元帥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
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
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
人曰背後底灑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
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

師曰。又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鞫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

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開法焉。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廢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廢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

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寃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往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

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齧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銅鑿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歧沈窮厮煎餓厮炒大海紙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

鷓鴣鳥落水魚鱉皆死。正按傍提風颭颭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和尚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

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鷲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三生三。梁間紫鷲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蜜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獍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又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

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
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搥曰飯袋子江西南湖便恁麼去又
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
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若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
柄髮髯赤斑地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若帚
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
卯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懨率降生
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椽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
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
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
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窓從此庵發明己事後於宗門
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
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
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
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
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
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
昔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
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
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
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
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阿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躑躅。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逸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洗心垢濁。正心諛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

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踈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勝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幪頭孤路行其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又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

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又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庵曰居士太無狀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游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

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頌。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藏起信，既盡其說，兼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

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

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怎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千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馱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

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垂。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
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
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
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
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夜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义不
隔一條線徃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
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
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
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
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

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
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訐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
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
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
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
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
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
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
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

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
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
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
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
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
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
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
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
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
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
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

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塞奪
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
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闍至鼓山
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
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
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
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庵
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謁草堂清皆蒙賞識會
竹庵徙闍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
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
兩訶風昨夜前村猛虎齧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
聖量不能剷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
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曾襟寶藏運出
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
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
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
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
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
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鋦成何道

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
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
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
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曾踏倒
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
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
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
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
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
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

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筵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歧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闌瓠子曲。癩癩冬瓜直。儻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鶻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曾

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叅。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

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文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葦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々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往往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住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右厭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

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温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

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鷓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瀉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

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

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

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

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

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

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

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

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我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搏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

停

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齧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外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共行詭道。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衲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衲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滄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

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柝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衲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遠端的也無。師曰：摩呢嚩唎吽，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

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
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
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
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
知有祗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
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
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
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
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

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
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
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
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伴走詐羞偷眼
觀竹門斜掩半枝花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入堂拈拄杖卓一
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

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確菴上堂。千家樓閣。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

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老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叅。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服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擁魚鰕。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

寥廓中放出遼大俊鵲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
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
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
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
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
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
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齧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
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
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
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
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

口驀被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
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爲徹殺人須見
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
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
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
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文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
何即是三年逢一閨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
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
不無先師爭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
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
蕩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
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

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高頭。隨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已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

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求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銚。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廢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

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泊合停囚長皆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鋸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葢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牕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

智

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說了也

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衆上至諸佛。不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卅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鬼。

亦不遇

關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洲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荅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荅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服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未後
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
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楔子。有般漆桶。輦東西不
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楔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
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兩寒無處曬。眼今
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
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
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
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上堂。
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
忘。糞埽堆頭。重添搯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
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

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
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者。凡
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
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
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
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
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
寒巖中。發酸箇。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
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
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
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日。
機銖。炳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
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

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
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
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
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
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
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猴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
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
不忘持囊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曾曰侍郎死後向甚
廢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
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
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襪後却來這

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
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
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荅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
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
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
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
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
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澗幾十年依
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
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

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
生剗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
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甑又僧問睦州如何是
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
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
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
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
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
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
偈跌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
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
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瀉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消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
猶難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鮎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
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
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
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七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
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
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
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
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
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五燈二十

七十

安吉州武康縣崇仁鄉禹山里正信弟子沈淨明幸生
中國忝預人倫涉世多艱幼失恃怙季將知命遂閱
華嚴大徑傳燈諸錄深信此道不從外得切見禪宗語要具
在五燈卷帙浩繁頗難兼閱謹就

景德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名曰五燈會元以便觀
覽爰竭己資及募同志選工刻梓用廣流通續如來慧命闡
列祖圓機燈燈相傳光明不斷普願若僧若俗或見或聞開
悟本心咸躋覺地出生功德謹用祝延聖壽保國安民次冀
施財助力共獲休祥普報四恩用資三有刻石有盡我願無
窮寶祐元年正月旦日沈淨明謹題

偈勸 正仲貞首座募緣重刊五燈會元版

妙喜庵主圓月

佛祖惠命又弗斷照昏衢如大明燈燈燈相承有五集曰傳曰

普廣續聯五燈浩博難兼閱披成一書曰會元禪學之徒喜便覽湖州武康沉淨明刻梓置之靈鷲山年遠乃版雖壞損願力堅固不可窮本朝見有大長者號曰雪江功德主命僧正仲重刊行正仲奉命自謂曰如此功德莫獨專當以普及一切人同結般若大勝緣以此勝緣功德力世世生生作善種同發無上菩提芽

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書

此錄禪徒至寶也禪行我朝莫盛如今未刊行焉誠為缺典廣化衆緣終成義

事戊申重陽日泉南小比丘彦貞謹識

版留建仁靈洞 法印宗應刊行

寬永亥重陽日

洛陽富小路通讚州寺町

中村宗遵重刊

